

## 为什么写诗

我写诗,首先是热爱,可能也有一点点天赋吧。在写诗的过程中,我能从中获得愉悦和成就感,能感受到诗歌之美。我写诗起步的地方,就是相思湖。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,文学氛围浓厚,几乎所有人都喜欢文学、向往成为作家。我便是其中之一。大学时期的写作,很多属于学习、模仿,作品显得单纯、稚嫩,但由于得到诸如苏志伟(鲁西)、容本镇这样的老师的耳提面命、热情鼓励,我的写作信心才得以建立并提升。我喜欢诗歌的热烈和优美,而且写起来也更便捷、表达更自如。我后来直到现在的写作,大部分比较随意、随性,大多是短章,没有宏大的规划和抱负,也没有写过长诗。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,或者说是不够努力,不够勤奋,知识的储备和技术的训练都不够。很大程度上,我还是一种随意随性的写作状态。这种状态也有好处,那就是我的诗尽可能地“还原”了生活,毕竟,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,现在回头看,大多数情况也是无从选择或者把握的。未来应该还是这样。

最近十年,我写得比较多,出了三个集子。一方面是有感而发,另一方面也是“感而能发”,即写作技术层面的东西好像不再成为大的阻碍,或许这就是孔子所说也是苏轼所推崇的“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吧。又或者,是陆游所说的“工夫在诗外”。作家的经历、阅历、感悟,到了一定的程度,会自然而然地在他的文字里体现出来。但严格来说,我还是写得不够,不够勤奋,我甚至连投稿都不积极,一年最多投两三次,投的刊物也就两三种。所以成果不多。数量虽然不能等同于质量,但没有一定的数量的话,质量也是谈不上。数量是质量的基础。李、杜留存到今天的名篇佳作,也是从他们大量的作品中淘选出来的。张若虚凭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“孤篇压全唐”并不具有代表性。稍稍能自我安慰的是,这些年的重大事件,老百姓普遍关心的一些事情,我的诗歌都有反映,没有缺席。比如写时代楷模黄文秀的《一滴水回到河流》,比如《新时代颂》,比如抗疫主题诗歌《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星火》,比如庆祝建党百年主题《在你的百年风华里,有我骄傲的盛开》,比如以“江山就是人民,人民就是江山”为主题的诗《江山颂》,等等。这些作品发表后,得到大家的认可。很多人拿来朗诵,制作成视频节目,在网络上传播。有的还被谱成歌曲。

我在新诗集的序言里讲了,我喜欢行走,诗歌也可以讲是一种行走的艺术。没有哪个诗人是闭门不出,窝在斗室里就能写出好作品的。一首两首甚至十首百首可以,但要持续地不断地创作则几乎不可能。行走就是阅历。我自己的体会是,到了一个新的陌生的地方,特别容易触发诗歌的“开关”,就是我们常说的“有感觉”,也是很多人都讲俗了的那一句:“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”。但与此同时,我也尽量避免那种浮光掠影式的对景抒情,也就是“采风式”写作。我需要经过思考,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情感,并且真实地表达出来。这类作品在集子里有不少。除此之外,诗集里的大部分作品,与我生长、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密切相关。对故土家园的回望,对父老乡亲的念想,对日常事务的审视,对情感历程的抒写,构成这部诗集的底色。曾攀给这本书写了一个评论,叫《自然音

## 好诗是什么样子的

□ 石才夫(壮族)



▲石才夫分享创作经验和心得。 李道芝 摄

色、生命阅历与家园诗学的生成”,“自然、生命、家园”确实可以概括为集子里这些作品的关键词。他由此把我命名为“家园诗人”。我很高兴。古代有田园诗人,他们寄情山水,吟咏田园,以“隐世”的姿态来书写世界,表达情怀。我当然达不到这样的境界,但如果对养育我们的故土家园的感情,我觉得还是沾得上边的。

## 好诗是什么样子的

这些年我脑子里常常在想这个问题,也曾试图用文字去概括,但确实很难说得清楚。在文学的诸多文体内,诗歌的文字最高度凝练,诗歌想要表达的东西也最含蓄隐晦。作者写完一首诗歌,读者往往会有多种解读,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审美和喜好,这就是“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。但文学史和辩证法也告诉我们,世界上存在“好诗”。好诗的样子,大体上,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。首先是语言的精与美,其次是意蕴的广与远,三是思想的深与新,四是情感的真与诚,五是呈现的巧与特。

曾经有朋友问我你的诗歌风格是什么。我没有刻意去经营所谓的风格,我也不知道自己的风格是什么。我只是在写作的时候用了自己觉得比较顺手的方式,包括行文和用词。全部的汉字据说有10万个,《康熙字典》收的字一共47035个。有人统计过,1000个常用汉字可以覆盖约92%的书面资料,2000个可以达到98%的覆盖,3000个就可以达到99%的覆盖。2012年第六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共收单字1.3万个,词条6.9万条。也就是说,无论是多牛的作家、诗人,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在3000多个汉字里打转转。无论是小说、散文还是诗歌,大家手里的“建筑材料”都是一样的,无非是排列组合的区

别。有的人喜欢把本来都认识的字堆积成很“高大上”的样子,每一个字都认识,但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,故弄玄虚。也有的人直接把材料当成成品,不做任何艺术处理,所谓的“口水”是也。写诗不能无病呻吟,但有病呻吟也不都是诗歌。我觉得我应该做的,是让熟悉的词语形成新的“生命体”,焕发出新的精神。比如“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星火”“我热爱这家园的莽莽苍苍”等。宽阔的天安门广场,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游玩。一群人随机无序地散布在广场上,只能是一盘散沙。但在同样的广场,我们都领略过阅兵场面的震撼。一群人排成整齐方队,被赋予某种使命,按照统一的步调行进,就能产生排山倒海的力量。词语也是一样,诗人就是号令词语的将军。

苏东坡评吴道子的画是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,其实这也是他自己的文学追求。语言的“法度”容易掌握,但要成诗,就必须“出新意”。钱钟书解释苏轼这里说的“豪放”,“并非发酒疯似的胡乱乱嚷”,而是让文字如“行云流水”“泉源涌地”,同时又“行于所当行,止于所不可不止”。

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2月视察广西,提出了16个字的重要要求:“解放思想、创新求变,向海图强、开放发展”。把创新求变提到很重要的位置。在艺术创作上,创新求变也是必由之路。白话新诗的出现才100多年时间,而中国诗歌的历史已经2000多年(从《诗经》算起)。诗歌如何创新?很多人做了探索,这种探索今后也不会停止。从我个人来说,可能是“牢笼百态”的视野和随物赋诗的能力,“看似寻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艰辛”,在寻常里发现奇崛,或者把寻常的词语组合出奇崛的效果。当然

这是追求的目标,并不是说我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水平。

现在网络发达,很多优秀的诗歌借助网络得到广泛传播,这对诗歌的繁荣是很有利的。我也经常在网络平台上读到很多好诗。我前面说好诗的标准很难说得清楚明白,但作为读者,当我们遇到好诗的时候,还是很容易便会得出自己的判断的。那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,让我们怦然心动的,让我们拍案叫绝的,让我们泪盈眼眶的,让我们思绪万千的,毫无疑问就是好诗。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,更加谦虚谨慎,向优秀的诗人学习,大胆创新求变。

## 关于《我热爱这家园的莽莽苍苍》及其他

这本书的书名比较长,一共11个字。刚开始并不是这个名字。出版社申报选题的时候我临时报了一个书名《雨季》,因为这组诗获得2022年《民族文学》优秀作品奖,我想沾点喜气。但总觉得平了一点,没有冲击力。于是我从目录里又挑选了几个题目,发给几位朋友征求意见。东西主席和容本镇老师都建议用《我热爱这家园的莽莽苍苍》。长书名给书的封面设计带来难题,这么多字不好摆布。为此负责设计的张文昕老师费了很多心思,数易其稿,反复修改,最后终于有了现在这个封面。

在这个集子里,有很多是写我的家乡的。比如第一辑“母语里的植物”,16首诗里有15首是写家乡的人和事。家乡多山,山又大多是石山。既有连绵成片、逶迤不绝的山脉,也有傲然独立、卓然有姿的孤峰,更有万山耸立、如春笋入云的峰丛。江河入海,大山连绵,这莽莽苍苍的土地,与生于斯长于斯最终亦归于斯的人们,它们和他们的一切,都是我目光最常态的牵引,是内心最长情的告白。我从乡村走出,在城市里落脚。几十年间无数次往返于城乡之间,走着走着,自己仿佛也早已融入这熟悉的莽莽苍苍,并且理解了像我的祖辈,我的父亲母亲,我的兄弟姐妹一样的人们,他们的隐忍、坚毅、豁达与宽容,他们的劳动、奋斗和梦想,他们的悲伤、欢乐和日常。

前几年我把老家的旧房子推了,在原址上建了新房子。旧房子是平房,再加上门前邻居房子的阻挡,以前回老家,无论是屋里,还是门前,都看不到远处的风景。新楼封顶那天,我走到楼顶,突然发现,远处的那些山山岭岭,是那么熟悉,又那么陌生。熟悉是因为小时候就习惯了,陌生是从来没有从比地面更高的视角,看见过这些山岭。那一次,我站在楼顶,看古松山高耸,鳌山巍峨,老虎岭静卧,金峰山如屏,古寨山回首,眼前分明就是一片莽莽苍苍。那一刻我的内心突然无比安静,我知道,我的情感河流,我的诗意版图,源头都在这里。

人生如行路,年岁的增长是确定的,但时间会给你的生命带来什么,前方会遇见怎样的景致,则全属未知。古人因此有命运莫测的感叹,翻开历史的大书,每一页几乎都是沧桑。这对诗人倒是有益处的,至少我是这样,雷霆雨露都是诗意。每次我在纸上,或是手机上,写下一个题目,一个词,一行字,我觉得都是与这个世界,与亲人朋友的一个交流,是一句话、一个微笑或者一个眼神。文字其实也是我的朋友,相识多年,它们都知道我的心思。

(注:这是作者在诗集《我热爱这家园的莽莽苍苍》阅读分享会上的发言。)

## 观看大型话剧《前哨》

□ 陈学璞

上海戏剧学院大型原创话剧《前哨》(青年版),五四青年节前后在南宁广西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。该剧入选纪念西南联大80周年暨第八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名单,是一部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艺术精品。观后令人激情澎湃,对一身正气的鲁迅先生充满敬仰,对慷慨就义的青年革命烈士无比钦佩。

《前哨》取材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“左联五烈士”的英雄事迹。活跃在文坛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柔石、胡也频、李伟森、冯铿、殷夫五位20岁左右的青年作家,与林育南、何孟雄等十八位共产党人,1931年2月7日,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于上海龙华。五位烈士作为“革命文学”的代表,具有远大的理想,坚定的信念,艰苦的作风,旺盛的创作,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支新锐力量,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话剧塑造了一个个性格鲜明、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。鲁迅正气凛然,气宇轩昂,而又幽默风趣,对青年满心关怀,寄予厚望。五位党员青年作家,出身不同,经历不同,性格不同,但相同的是胸怀大志,心甘情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文学事业献身。为纪念牺牲的年轻革命者,鲁迅悲愤地先后写下了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》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名篇。在鲁迅先生主导下,左联机关刊物《前哨》面对白色

恐怖,秘密出版发行纪念战死者专号,产生巨大社会影响。

本剧运用闪回换场等手法,从2020年上海某艺术学院五位研究生排演一部剧本切入,穿越历史,聆听过往的声音,两个时空交叉。不忘初心,不辱使命,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交替。

现代科技的投入,影视技术的融合,声光电的烘托,使观众身临其境,有触目惊心、身临其境之感。这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一流设备中得到了恰当地展示。演出中观众多次爆发赞美的掌声,与演员告别,更是一次次雷动的掌声。

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,是五四运动105周年。我国广大青年正在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,坚定不移听党话、跟党走,争做有理想、敢担当、能吃苦、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,在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、彰显青春风采、贡献青春力量!

对于今天的中国文艺工作者,这部剧作为社会主义新时代文艺的教材,具有正能量的启迪和教育作用。革命先辈青年文艺工作者坚定理想信念,为人民大众文艺事业不怕献出青春和生命的革命精神,将鼓舞激励当代文艺工作者赓续红色基因,不忘初心使命,以人民为中心,创作出更多的讴歌新时代、奋进新征程的社会主义主旋律文艺精品。



登上复兴号,向贺州飞去  
过柳州,穿桂林  
破风而去的列车  
有时飞过河流,有时飞过屋顶  
飞到山上,巨大的风车触手可及  
真想不到,小时候的风车已长大成人

但对于贺州  
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 
就像父母安排我去远方省亲  
尽管我未曾去过,但亲人们经常提起  
我没到过贺州,却也闻到熟悉的味道  
八步,黄姚,姑婆山  
青铜鼎,麒麟尊,满贺古道  
今夜,不知道有多少楚风踏马还朝  
也不知道散落的龟背  
撑起了几次苍梧

一切安静,我如期抵达远方  
一座长满山的城市  
一群布满楼的山  
我像陌生的鱼  
一头扎进熟悉的大海

□ 李云华(壮族)

## 向贺州